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歷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未闢惠子其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道術之局於一方者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又皆自以

為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

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明是人心之

靈覺聖即內聖之德王即外王之業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於至一此道術之大也下文曰宗曰精曰真即所謂一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無為為宗崎於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聚精會神出無入有與神相合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本真純粹無以以天為

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三句言天人神人至人之事以無為

為體有為為用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奎 牛集士

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仁義禮樂為事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神明而為聖即內聖之德首

出而為王即外王之業以法為分法謂法度有以名為表名謂名器有所以參為驗參者三也三生萬物以萬物為徵驗以稽為決考古以其標準曰表

數一二三四是也言五者以五為土旺於四季也百官以此相

齒百官之相序者此也以事為常事有常職以衣食為主民有常業蕃息畜藏養民

老弱孤寡為意恤民之政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

治世之法無過於此自此以下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配天

至此所謂外王之業民之理也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天德王道六

通四辟小大精麤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如此所謂以

理天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如帝王傳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心之法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措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音

下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其在歷數者有司出其法  
國史記其迹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士能明之此皆古之道術  
在度數者先王以此施於政故百家眾技時或稱述之亦不  
出於道術之外以上說古之道術天下以下說後世之方術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剖而為三教分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抱偏見以自矜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

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音一曲之士也判

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判之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理而析之察古人之全觀古

其備若彼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百家各執其一曲以自喜如耳目  
口鼻各適一用而不能兼純全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矣

牛集上

道備之者寡矣稱神明之容容指道之在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

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內聖體也外王用也道不明不發人各  
為所欲為迷而不反則知方術之多道

術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為器矣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宋大禽滑釐

墨翟弟子聞其風而說之此上論理此下即事以實之不道以  
侈不飾以靡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耀

惟以繩墨自檢束而儉以備急用古之為之大過大過過已  
於儉也

之大順已止也已止於儉作為非樂命之口節用非樂節用  
墨子書中

篇名言其著書立教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養生送死皆主於薄以爭鬪為非以

不怒為道推廣其說以為博主於不立異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此其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自黃帝以來禮樂皆有定則今墨子獨生不歌

是毀死不服是毀禮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

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薄道固不可教人亦不可自處不必待其道之敗然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

當樂而不樂哀樂之不近人情如此是果同類者之所當為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觥音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宅

牛集上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生勤死薄其道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墨子稱

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

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音託耜而九同糾雜天下之川庶工

雜治天腓音肥無胝音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

為服木履曰跣麻履曰躡服用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名勤人之弟子五侯之徒散出於五侯之門

南方之墨者苦獲人一已齒一鄧陵子人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譎

音不同相謂別墨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音紫相反而訾以辯

音偶不作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墨家號其道成者為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皆

願為之尸謂已乃墨學之別派相譽則相反相冀得為其後世

至今不決絕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同於聖人之勤苦其行則非也為

太過已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

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忮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音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其風而說音

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者為始別善

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形容此心以語人命也之曰心之行以眇音合驩音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奕牛集士

和意而合權於人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下教雖天下不取強

聒音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下皆厭而強以此自見雖然

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為人意多自為意少雖忘食自苦以為天下而亦為之我豈必以此升斗求活哉蓋以矯夫託名救

世而自利之人耳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苛察則非別宥矣故不為事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以身無益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旨外之欲其戰兵內之欲其寡欲大槩如此

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不先立主意趣物而不兩萬物理趣歸於一致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音廣聞其風而說音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日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故齊物而天地其首也天大地

大道大皆有能有不能則知物之有可有不可矣若擇

而選之則有不徧教而使之則教有不至是故慎到棄知去已

而緣不得已洽汰於物洽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以為道理曰知不知雖知

不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知識之開混沌之鑿鑿則傷矣故

知之後鄰於鑿混譏音係髀音課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 究牛集十二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譏髀縱脫皆無能之貌椎拍音魄輓音遠斷與物宛

轉椎以拍之輓以斷之隨其材而斷之使各適其用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已矣無是非無知慮無先後魏然不動而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若風若

石與物宛轉而無心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以

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此何以故蓋物惟無知

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不離於理不求知於

人惟無譽故無咎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常自言曰人之處世何用聖

賢之名但塊然如土而不失其常行之道彼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適怪焉耳田駢學於彭蒙不待教誡而自相契合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窳音域逆風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魴音抗無

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躉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

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有道者無是非言而無言

而言烏不可而不言哉是以所見常與人相反而人不見取則不免宛轉遷就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以本為精以物為世人雖以為非而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本謂道未謂器道器雖不相離而有精粗之別故以

道為精以物為粗道未始有物有積則不足之心累之故致虛極必至無積而止常守自然淡然與神明居已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關令尹喜建之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丰牛集上

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建立也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太一即有始萬物之母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故以為主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物各歸根體自空虛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矣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實即真 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空不空謂實相

靜若鏡其應若響音忽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居即住心也言已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

生其心者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者勞乎者恍惚中若有物而又無物也若清無所淆也以同於物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未嘗先而常隨者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

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

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音魁然而有餘其行

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

咎谿谷在下而能容所謂有容乃大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即

取先取後也受垢即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實以虛為實所謂取虛也無藏而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舒徐容與常自

儉嗇所謂不費也人皆以巧為巧已獨以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已獨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根者根極之義紀法紀也觀其言曰古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所謂約

也太剛則折太銳則剝故常破其堅挫其銳以容物為量而不過為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夫博大真人尊之之辭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音生與音天地並與音神明往與音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說音之音清通無象往來無住以無相為宗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無為為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直與

天地並神明俱芒乎不知何之芴乎不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音見之也以天下為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虛遠

莫之終始故其言恣縱而不黨同於人不炫奇立異以自表見於已謂天下之沈溺混濁不可以端莊之言語之故因之

以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必以此三言者非我之罪不信我者之罪也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地無棄物與道為

即傲睨也不敖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相安相忘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

其書雖瓌璋而連泝音無傷也瓌璋奇特之狀連泝相從之貌

體物情連瓌璋宛轉與物不違是以雖瓌璋而不傷

其辭雖參差音而詼音詭可觀詼詭詭譎之

辭雖抑揚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書

之中皆道理充塞世不可無者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

友其於本也宏大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

矣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此等見解不出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宏大而闊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一故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宗主宰也調養也養性之功有作為已而無為則自

適矣上遂猶言上達也遂其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上升之志而與天為徒矣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懸結所謂不壞

世法而成實相者其理不竭其出無窮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也此書深遠未易窺測可與識者究難以芒昧

之見盡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尹彭田

其義也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一偏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多方猶云方言也多方未免誇多鬪靡其所閱之書雖有五車之名

而其道則舛駁不合於道其言不麻音物之意曰至大無外中不當於理亦不能成一家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圭 牛集三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歷考其辨物之意曰大無外小無內似矣而又曰大一小一於

一之中而有大小之分此便是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厚

則薄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千里是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高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亦可言卑山高澤深其象陳

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言平日方中也而睨視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一物各具一太極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此謂小同異萬物統體一太極統同之中有辨則無同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天

無異矣東南滙為巨浸茫乎不知其涯岸不知既謂之方則滯於有

形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適越者啟行雖在今日而

其神昔日已先往矣非今日適越而昔來乎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知環之所以連則識環之所以解釋氏



參禪云猛虎項下金鈴誰人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得曰解鈴還用繫鈴人即此意

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

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天地雖大而以汎愛觀之則天地亦

萬物中之一體耳惠施以此為大觀而曉天下之辯者天下

人亦樂而宗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毛生於卵中

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為三足郢本侯國而僭王自

郢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

犬為羊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形之所託名之所

故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為尾楚人呼蝦慕為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

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溫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蕭邱有涼焰又

有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無口而空谷傳聲非口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上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柄天下之物方則

活而不滯輪圓也故不展地而行之速目不能自見指不能

自指日手指指者至則指日不至窮絕矣蛇形雖長而命短

龜形雖短而命長規矩為方圓之至而其體則不方不圓者

柄形圓而鑿形方柄雖在鑿之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故

不圍柄圓即鑿之柄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鳥飛於天影落於地但可謂鳥動而

則行其中鵠則止然離弦而未到不止也鵠而已中不行也

非不行不止之時乎北人呼犬為細狗謂其身之瘦也而其

實狗不可以為犬黃馬一也驪牛二也文始經曰形可合亦

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驪非黃馬 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一尺之槌音垂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槌不為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為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亦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意此皆學於惠子者推廣其說相與強辨無窮已者 桓團公孫龍

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囿者聚天下之辯而不能剖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為怪此其抵音底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日天地

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施日以其辯與人相持而不相下競為

賢而日天地為我壯其辯施知南方有倚人異焉日黃繚音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

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

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施自恃其才辯之

為不足益之怪誕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其說雖長而與眾不協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上

夫有德者必有言惠子徒以雄辨與物相競故日弱於德由

而強於物究竟於道亦終幽昧而不自明故日隩音奧 由

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

庸夫充一尚可日愈貴道幾矣由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

驚蟄而震動萬物也故日其於物也何庸吾於其多言之中

摘其一言而充之尚可使之不叛於道而日愈於貴道者不

幾於失惠子乎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

名惜乎惠施之才駘音始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

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為戒惠子不

物而不厭其煩徒以善辨名惜乎其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

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譬之響出於聲影出於形欲息

響而振其聲欲息影乃與形競走不休也

復圭子曰道何在乎混沌未開道在天地混沌既開道又在

人散之爲萬而統之於一神得之以降明得之以出內聖得  
之以生外王得之以成大哉一乎天下之治方術者雖多而  
未有不原於一者也世有天人倚之以爲宗世有神人聚會  
其元精世有至人完保其真純世有聖人領略其道德失道  
德則仁義禮樂矣非君子烏能勝其任乎故有名法以整齊  
之有參稽以考證之官有常度民有常業天德王道兼該並  
舉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道之在歷數者有司守  
其法太史紀其實道之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儒接其統百家  
之學揚其波孰知道術每與治術相升降者也故天下大亂  
而道德亦不一矣得一察以自好之士猶耳目鼻口之不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書

牛集三  
X 116

通何以知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乎人各爲其所欲  
爲迷而不反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於是有墨翟禽滑釐也  
者矯侈靡之風而過焉者也養生送死皆以薄爲道倣上古  
禮樂未備之時而不與中古帝王之禮樂同其生不歌而死  
無服也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王天下者可如是乎奈何以  
禹自方不知禹當水土之未平不得以身先天下而墨翟  
之時非禹之時也後有論墨經者以得其道者爲巨子之聖  
人雖腓無胫脛無毛而不恤也則道之一裂也於是有宋鉞  
尹文也者好爲人之風而甚焉者也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別善惡宥不及上說其主以禁攻下教其民以寢兵其爲人

而不知自爲也雖饑不忘天下未常苛察以求人亦不假物以自益謂戢兵猶爲外而寡欲乃爲內也其大小精粗總之有人無己之學也則道之又一裂也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也者聞不慮不謀之學而往焉者也謂天地覆載猶不能兼豈萬物而無可不可其棄知去己也恐知爲鑿混沌之竅也其笑天下之尙賢也恐有是非而適以啓爭也故必推而後行曳而後往甯爲員毋爲方求以自全足矣故無咎無譽雖其道不盡合於古人然無是非言而無言猶有古意也不可因其不韙於人而謂其無所聞也則道之又一裂也豈知道無形也而未常無本末物有象也而不能離精粗天地閒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庚

牛集十二  
六十七

無有餘也故無積而常足惟至人獨往獨來與鬼神合其吉凶得道術之精神者其關尹老聃乎彼其道以無有爲體太一爲主濡弱謙下爲表空虛不壞爲實其心無物而能物物可動可靜非水之善下鏡之忘形不能狀之空谷之傳聲不能似之且清且和不失爲得甯隨人而毋先人甯守雌而毋雄甯守辱而毋白甯取虛而毋取實不以多藏爲有餘不以無積爲不足不以有爲爲巧不以無爲爲拙人皆以福爲福已獨以無咎爲福自治不厭其深根而甯極治人不厭其簡約而易遵太剛則折堅可不破乎太銳則鈍銳可不挫乎其藏垢愈多其容物愈寬其道術可謂至極而莫以加矣關尹

老子真古之博大真人哉嗣是有聞其風而興起者莊周是也  
也以無相爲宗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天下之言  
非悠謬而虛遠則荒唐而曠大非無端而莫終始則恣縱而  
不羈不可與莊語也故不得不託爲卮言曼衍如草之繁曼  
必有根水之流行必有源也天下凡物皆假其真獨有性命  
故託古大聖大賢之言以爲重使人知性命之爲眞寓者寄  
也所言雖近而其旨則遠故不嫌於廣譬曲喻使人深思而  
自得其正意以天地爲精神萬物爲逆旅上與造化爲徒而  
下與外死生者爲友窮其本則弘而深究其宗則達而上奚  
必脫其形骸而後上升乎此可與識者道難與茫昧之人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老

牛集十三

六二八

也道術至惠施豈止分裂且舛駁矣其言雖多而不中以大  
無外爲大一小無內爲小一猶近似也謂千里爲無厚之積  
也可乎謂天有時而卑山有時而平亦近似也謂睨視爲日  
方中也可乎物方生者爲方死非無理也謂小同異者而滄  
於大同異也可乎無窮必有窮不必定在南方也身未至而  
神先往不必定適越也連環非五金之環乃人身中之玄牝  
其白如綿其連如環大修行人必知解此之環而後可以解  
脫惠子與莊子善亦道聽而塗說也燕北越南可以爲中而  
不必爲天下之中萬物當愛不必泛愛也天地同體不必一  
體以爲大觀也毛不生於毛而生於卵雞二足而有使足者

存郢非天下而僭稱王則有天下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  
首尾無定稱火有蟲則不熱矣山出泉則有口矣輪員也轉  
之速則不展地矣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短長不以形則  
龜可使之長於蛇方圓亦不以形則規矩無方圓之體而有  
方圓之用鑿不必圍柄而無柄則不成其爲鑿飛鳥有影第  
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矢行甚疾而亦有不行不止  
之時同中有異故狗不可以爲犬合中有分故黃馬驪牛三  
皎皎者易污則白狗可黑天下無無母之駒而孤駒則不可  
以言有母萬物無有不竭而以尺椹平折之日展其半則無  
窮盡之時此皆學於惠子者也亦猶桓團公孫龍止能以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夫

牛集上二

大白川

辨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惠子自以其善辯爲最賢曰  
天地且爲我辯生色止知守雄而不知守雌有道術者固如  
是乎觀其答黃繚之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所以  
或翕或張也彼非知道者安能洞徹之而惠子何如人也矢  
口而對恣意而談止能欺人之耳目而不能屈人之心志由  
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聚蚊成雷而必不能震驚  
萬物也有其才而不能善用其才是欲息響而振聲欲息影  
而走形不知本也以強辯止辯亦猶是耳有道術者必不如  
是

南華真經註疏傳神集後序

復圭子曰千古以來知道德者未有不透南華南華者所以筌  
踞道德也晚近文人不惟不究道德卽南華真經四字鮮有知  
其說者先哲云湛爲道德浮爲英華也南華卽道德之英華也  
又何以云真經天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丹經云天上太陰  
一月一度而與太陽會此常經也人間少陰一月一經而癸水  
至此真經也丹經又云度人須要真經度夫南者火也華亦火  
之精神也此南華在天爲太陰晦壬朔癸之火候在人爲真經  
期前期後之火候莊老題爲南華真經者所以點破流戊就已  
取坎填離之妙竅耳非得天仙口訣者安能知之非真有道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七堯

牛集十二  
X三〇

者安肯信之彼其出入造化洞徹人物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  
王之道以有物之後而追窮無物之始不過欲人知性命之淵  
源始覺天地間凡有形質者皆爲幻惟有一道真耳胡爲含齒  
之倫與搢紳先生悉戀戀朝露之滋潤不知人生寄蜉蝣於天  
地旣無長繩繫白日當求大藥以引年自古神仙留有接命法  
第非大德大行之人知法財兩用者不可與口傳耳予觀世儒  
止知爲利祿以養臭腐不思化臭腐爲神奇坐待無常之至甘  
就木而不悔者天下皆是也予甚憫之故作南華之註其先哲  
所已註而可存者人事也十之一二其發前人所未發者性命  
也十之八九然於精神筋骨脉落尙未融貫故不得不作疏於

各章之後疏者通也彼其精神有隱藏處吾爲通而露之其筋  
骨有屈曲處吾爲通而直之其脈落有間斷處吾爲通而聯之  
俾後之讀南華者一展卷咸識上升之有路登彼岸之有筏卽  
儒者有以詼譎議之者莫不翻然悟莊老思返有爲於無爲進  
仁義爲道德乃還古之美意也曷常與吾儒異哉然則五經四  
書者世人之先師也道德南華者祖宗也二經註疏者子孫也  
子孫象貌不必盡肖祖宗然而精神血脈未常不肖者此可與  
眞儒道難與俗儒言也

崇禎十年八月將望日程以甯拜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全

牛集十二